

Kim Stanley Robinson

金·斯坦利·罗宾逊/著

蔡梵谷/译

BLUEMARS II
蓝火星

火星三部曲
第三部

华文出版社

BLUEMARS

美国雨果奖最佳小说

一次绝美的视觉盛宴……除了埃德加·赖斯和雷·布莱德伯里所幻想出来的火星
人，罗宾逊又为火星世界增添了一个崭新的真实空间。

——丹佛邮报

一部刻画人类未来的复杂而动人的剧本……实在振奋人心！

——费城调查者

科幻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封对虚幻世界一往深情的情书，展现了一个重造人类社会的理想天地。

——乔治·卢卡斯

◎ 建议上架：流行小说

ISBN 978-7-5075-2398-0



9 787507 523980 >

定价：48.00元(全两册)

Kim Stanley Robinson

金·斯坦利·罗宾逊/著

蔡梵谷/译

BLUEMARS II

蓝火星

火星三部曲
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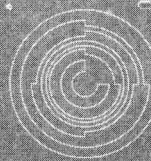
U 华文出版社

第八部 绿与白

B l u e M a r s



HOXINGSHIQU



凯卓斯来到广州夏家镇，说道，为了中国好，我们需要你们到火星的月平原重建这座村落。你们一起去，整个村子。你们的家人、朋友、邻居一起迁徙。你们一万个人一起去。十年内如果你们决定回来，也可以，你们的家当都会送到新的夏家镇。我们认为你们应该会喜欢。新居位于尼洛可拉这个港镇以北几公里处，靠近茂米河三角洲。这地方的土质肥沃。当地已经有另一座中国村落，而且所有的大城市里也都有中国区。那边有数公顷的空地。一个月内就可以启程——先搭火车到香港，再搭渡轮到马尼拉，然后搭太空电梯进轨道。由地球到火星要六个月旅程，再搭他们的太空电梯降落在帕弗尼斯山，转搭火车到达月平原。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来投票，无异议通过马上就可以开始进行。

稍后一个书记打电话到香港的布雷西斯办公室，将经过情形告诉一个总机人员。香港的布雷西斯办事处于是将这消息传送到位于哥斯达黎加的人口研究小组。当地一个名叫艾米的研究员将这份报告加进另一长列类似的报告中，坐下来思考了一个早上。当天下午，她打电话给布雷西斯的名誉主席威廉·福特，他正在萨尔瓦多一处新礁岸冲浪。她将情况向他禀报。“蓝色世界已经人满为患，”他说，“红色世界仍空荡荡的。会有很多问题。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

人口研究小组与布雷西斯的部分决策阶层，包括“不朽十八”的许多成员，齐聚在福特位于山腰的冲浪营地。人口学家将情势做了个简报。“如今每个人都已接受抗老化治疗，”艾米说，“我们已经彻底进入人口过剩的时代。”

此时地球形势已是人口爆炸。地球的政府决策者自然会将移民火星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火星虽然新出现了一个海洋，可是陆地面积仍与地球不相上下，而且人烟稀少。艾米告诉与会人士，真正人满为患的国家都已尽可能将人民送上火星。通常移民者都是少数民族或宗教上的弱势族群，他们因为在祖国没有自主权而萌生不满，所以乐于远走高飞。在印度，位于马尔代夫岛南方的苏瓦蒂瓦环礁之太空电梯，几乎班班客满，每天24小时都挤满了移民，一大群的锡克教徒、喀什米尔人、伊斯兰教徒，还有印度教徒，全都想移民火星。也有从南非来的祖鲁族。以色列来的巴勒斯坦人。土耳其的库尔德族人。美国的印第安人。“就这一点而言，”艾米说，“火星已经成为一个新美国。”

“而且和旧的美国一样，”一个名叫伊莉莎白的妇女补充说，“当地已有原住民了。我们来考虑一下人数好了。如果太空电梯每天都客满，则每部电梯的每一节厢舱可容纳一百人，总共24节厢舱共可输送2400人上太空，然后转搭太空船。总共有十部电梯，所以一天可以输送24000人。一年下来可以输送876万人。”

“就算1000万人好了，”艾米说，“人数相当可观，但是以这种速度，想将地球上160亿人口中的10亿送到火星，也要花一个世纪的时间。那对纾解我们的人口压力根本毫无助益。所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大规模移民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无法将地球人口大规模迁徙至火星。我们必须专注于解决地球上的问题。火星充其量只是心理上的宣泄管道。基本上，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威廉·福特说，“不必要有什么意义。”

“没错，”伊莉莎白说，“很多地球政府都在尝试了，是否有意义根本无关紧要。中国、印度、印尼、巴西——他们都很赞成移民火星，如果他们继续以运输系统的最高承载量来移民，则两年内火星人口将会增加一倍。对地球或许没什么差别，但是火星上则会人口暴增。”

“不朽十八”之一表示，类似规模的移民潮曾引发了火星的第一场革命。

“地球与火星的协议怎么办？”有人问，“我认为协议中特别明文禁

止这种大规模的移民。”

“没错，”伊莉莎白说，“协约中注明每个地球年移民至火星的人数不得多于火星人口的百分之十。不过协约中也注明，如果火星有能力便应该接纳更多人。”

“更何况，”艾米说，“各国政府什么时候遵守过任何协约的规定了？”

威廉·福特说：“我们必须把他们送到其他地方去。”

众人望着他。

“哪里？”艾米问。

没有人回答。福特模棱两可地挥挥手。

“我们最好另外找个地方，”伊莉莎白神色肃穆地说，“中国人与印度人至目前为止与火星合作无间，而连他们也不在乎协约的规定。我收到一卷关于印度当局就此问题召开会议录音带的，他们在会中谈到将以运输系统的最高容量持续移民一两个世纪，然后再视情形而定。”

太空电梯缓缓降落，火星在他们脚下越来越大。最后他们低悬在雪菲尔上方，感觉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又置身于火星的引力中，也没有柯里欧利斯作用力将物体拉向另一边。然后他们进入发射台，回家了。

朋友、记者、代表团、蒙加拉电视台。雪菲尔当地人士则各忙各的。偶尔有人会认出奈加，并开心地与他招手；有些甚至还会停下来与他握手、拥抱，询问他的地球之旅及健康状况。“真高兴你们回来了！”

然而，在大多数人眼中……疾病真罕见。有很多人将眼光移开。这种想法真不可思议：奈加忽然发现对许多人而言，抗衰老治疗就等于长生不死。他们不愿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他们将眼光移开。

不过奈加曾目睹西门过世，虽然西门的骨头中已移植了奈加的年轻骨髓。他曾感到全身像被肢解了，肺部疼痛，每个细胞都隐隐作痛。他知道死亡是真实的。他们仍无法长生不死，也永远无法达成。萨克斯称此为延缓老化。延缓老化，也只能延缓而已；奈加了解这一点。人们由他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也因而感到恐惧。他的身体不洁，他们将眼光移开。这令他极感气愤。

* * *

他搭火车到开罗，望着塔尔西斯东部广袤的倾斜沙漠，如此干燥，充满铁质，红火星的 Ur 地形：他的土地。他的眼睛感受到了。他的脑部与身体也渐渐辨识出来。家。

然而火车上的脸庞，望着他，然后将眼光移开。他是那个在地球水土不服的人。故乡几乎害他丧命。他是高山的花朵，无法忍受现实世界，是个异乡人，对他而言地球就如同金星一般。他们将眼光移开时，眼中的表情就是这么说的。永恒的流放。

反正，这就是火星人的处境。每五百个土生土长的火星人中，就会有一个到地球会病故；那是火星人最大的风险，比在悬崖玩飞行翼、到

太阳系外面访问、分娩等都要危险。有点像玩俄罗斯转轮，枪中有许多枪膛是空的，然而装着子弹的那个枪膛可是真枪实弹。

他总算大难不死。或许不算凯旋荣归，不过总算大难不死。他还活着，他回到了家！火车上这些脸庞，他们懂什么？他们认为他被地球打败了；然而他们也认为他是所向无敌的英雄奈加——他们认为他只是则故事，一种理念。他们不了解西门，或贾姬，或道，或广子。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他已经是火星年二十六岁了，一个中年人，承受过所有中年人都可能经历的苦难——父母过世、爱情幻灭、背叛朋友、被朋友背叛。每个人都会遇上这些事。不过那不是人们要的奈加。

火车绕过拉比林斯耐兹峡谷的山壁第一处弯道，不久便进入开罗的旧车站。奈加下车，进入这个帐幕城镇，好奇地张望着。此地原本是变形跨国公司的根据地，他以前不曾来过；看着这些矮小的建筑物也很有意思。工厂在革命期间已经被红党部队炸毁了，如今仍看到残破的黑色墙壁上弹痕斑斑。他走过宽敞的林荫大道前往市公所时，群众朝他挥手。

她就在那边，在市政厅的大厅内，站在可以俯瞰尼拉斯诺克特斯的U形区域的大窗户旁。奈加停下来，呼吸急促。她仍未看到他。她的脸比以前圆，不过其他方面她与以前一样高瘦时髦，穿着绿色丝绸短衫，及质料较粗糙的深绿色裙子，她的乌黑秀发洁亮地垂在背后。他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她。

然后她看到他了，也稍微退缩了一下。或许她由腕表的影像看不出来，他在地球水土不服之后有多憔悴。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伸了出来，然后身体也跟着过来，双手仍往外张开，不过眼神有点犹豫，刚看到他时的不自在表情在照相机对准她时，已经不复出现。他们像友好的外交人员般互相吻颊为礼时，他可以感觉到脸颊温热，满脸通红。靠近之后看起来，她仍然像是只有火星年十五岁，刚过了年轻纯洁的年纪——这时候比年轻还美。听说她从十岁就开始接受抗老化治疗。

“那么说，传闻是真的了，”她说，“地球差点害死你。”

“事实上是病毒。”

她笑了，不过眼神仍在精打细算。她挽起他的臂膀，像牵着盲人般带他回到她的部属旁边。虽然其中有许多人他早已认识，她还是逐一介绍，借此强调他离开后，她的核心成员有多大的改变。不过，他当然没能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忙着热烈与众人寒暄，这时突然被一阵哭闹声打断。他们之中有个小婴儿。

“噢，”贾姬说着，看看腕表。“她饿了。来看看我的女儿。”她走向一个抱着襁褓中婴儿的妇人。那个女婴才几个月大，脸颊圆胖，皮肤比贾姬黑，由于哭闹而涨红了脸。贾姬由那妇人手中接过女婴，将她抱入另一个房间。

奈加留在原地，看到逖尤、瑞秋、法朗兹都站在窗户旁。他走向他们，朝贾姬的方向使了个眼色；他们转动眼珠子，耸耸肩。瑞秋压低声音说，贾姬没透露孩子的父亲是谁。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许多来自多萨伯雷夫亚的女性都曾当未婚妈妈。

刚才帮忙抱小孩的那个妇人走过来，告诉奈加，贾姬想找他谈话。他跟着那个妇人进入隔壁房间。

那个房间有扇大型观景窗，尼拉斯诺克特斯的景致可一览无遗。贾姬坐在窗户旁，边喂孩子边看风景。那孩子饿了；双眼半睁微闭，用力吸吮，咕噜作响。小小的拳头紧握着，像生长在树上的什么小动物，想抓住树枝或毛皮似的。这一抓就代表了全部的文化。

贾姬正在同时向房间内的助理及腕表发号施令。“不管他们在伯尔尼是怎么说的，我们必须拥有在必要时删减移民配额的弹性。印度人与中国人必须习惯这一点。”

奈加对情势开始有所认识。贾姬参与了行政议会，但这个机构并没有什么实权。她仍然是自由火星的领袖之一；虽然自由火星在火星的影响力不大，然而在地球与火星关系上，它或许会成为举足轻重的要角。即使它只是居间协调，仍可借此掌握可观的实权——毕竟，那是奈加所曾拥有的全部权力。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居间协调或许可以有权决定火星的对地球政策，因为各地方政府都只负责各自的地方事务，而国会则多少要受制于占大多数的自由火星。当然，地球与火星的关系可能会使

其他问题相较之下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贾姬或许即将成为横跨两个星球的强人……

奈加的注意力回到她怀中的女婴。火星的公主。“坐嘛，”贾姬说着，以头朝身边的一张长椅示意。“你看上去满脸倦容。”

“我很好，”奈加说着，不过还是坐了下来。贾姬抬头望着一名助理，将头朝一边甩了甩，不久助理人员便全部告退，留下他们与婴儿在房内。

“中国人与印度人将这里当成无人的空地，”贾姬说，“由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看出这种倾向。他们友善得太过火了。”

“或许他们和我们一样，”奈加说。贾姬淡然一笑，不过他继续说：“我们帮他们赶走了变形跨国公司。他们不会想将过剩的人口移民到这里来的。他们的人口太多，就算移民也于事无补。”

“或许吧，不过他们可以梦想。而且有太空电梯，他们可以不断地送人过来。人数的增加会比你想像的还要快。”

奈加摇摇头。“永远不够快。”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到过这两个国家。”

“十亿是个庞大的数目，贾姬。大得难以想像。而地球有一百七十七亿人口。他们能送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数也很有限，没有足够的太空船可供运送。”

“反正他们还是会尝试。谁能阻止得了？”

“全球环保法庭？”

贾姬吐了口气，小婴孩转头开始号啕大哭。贾姬将她抱到另一边的乳房。蓝色血管的橄榄曲线。“安塔认为全球环保法庭撑不了多久。你不在时我们与他们发生过一次争执，我们配合他们，只是想给这套制度一个机会，不过他们很不讲理，也没有威望。而且每个人做的每件事都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所以他们岂不是什么事都要管。可是在低海拔地区，帐幕都要拆除了，一旦这些城镇不在帐幕之内，那些居民想做什么事就迳自去做，根本不会向全球环保法庭申请。何必申请？如今每个人都是生态波伊希思学家了。不，全球环保法庭这套制度行不通的。”

“很难说，”奈加说。“那么说，安塔是孩子的父亲了？”

贾姬耸耸肩。

每个人都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安塔、道、奈加自己，连约翰·布恩也有可能，如果他的精子仍然保存下来。这么做就很像贾姬的作风了，不过若真的如此，她一定会大事张扬。她将孩子的头抱向她。

“你真的认为抚养没有父亲的孩子没什么关系？”

“你不也是这么被抚养大的？我自己也没有母亲。我们都是单亲家庭出身的。”

“可是，那样好吗？”

“谁知道？”

贾姬的神情令奈加不解，她桀骜不驯地抿着嘴唇……很难猜透她的心事。她知道父母是谁，不过只有一个留在她身旁，加清很少出现。后来在雪菲尔遇害，是在贾姬发动的那场红党攻击事件中罹难的。

她说，“你在六七岁时才知道有土狼这个人，对吧？”

“没错，但也不对。”

“怎么说？”

“那样是不对的。”他望着她的眼眸。

不过她将眼光别开，低头望着婴孩。“总比父母亲当着你的面打得头破血流来得好。”

“你会和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么做吗？”

“谁知道？”

“所以这样比较安全。”

“或许。当然，已经有很多妇女在这么做了。”

“在多萨伯雷夫亚。”

“到处都有。试管家庭不是火星独创的吧。”

“我不知道。”奈加思索着。“事实上，我看见峡谷里有许多家庭。以这方面而言，我们是来自很不寻常的群体。”

“以很多方面而言都是。”

她的孩子又将头转开，贾姬将胸衣套上，再将衬衫拉下。“玛莉？”

她叫了一声，一个助理进来。“我想她的尿布该换了。”她将孩子交给那妇人，那妇人默不作声地离去。

“现在也有仆人了？”奈加问。

贾姬又抿紧嘴唇，站起来叫道“梅姆？”

另一个妇人进来，贾姬说，“梅姆，我们要与全球环保法庭的人员会面，讨论中国人的请愿案。我们可以提出交换条件，要求他们重新考虑开罗的水源分配问题。”

梅姆点头后告退。

“你就是这样制定决策？”奈加说。

贾姬挥挥手没正面回应他。“你能回来真好，奈加，不过，想办法进入状况，行吗？”

* * *

进入状况。自由火星如今已是一个政党，火星最大党。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开始有点像是朋友间的网络，或是地下组织的一部分。以前的成员都是沙比希大学的学生，后来是那些帐幕峡谷社区的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之成员，还有在都会区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员，等等。大致上囊括了那些同情地下活动的人，但他们并不信奉任何特定政治运动或政治理念。事实上，只是随口说说——自由火星。

它在很多方面都可算是奈加所创立的。很多火星新生代对自治很感兴趣，第一代移民的各个政治团体通常是基于早期移民者的思想而建立，对他们并不具吸引力；他们想要新的政党。所以奈加遍游火星，与各地人士开会讨论，许久之后大家终于想要取个名字。人们总想替各种东西取个名字。

因此，自由火星。在革命期间，它成为火星新生代的聚会所，而且异军突起，参加的人数之众，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数百万人。新生代的大多数。事实上，也就是他们发起了革命；是革命所以成功的主因。自由火星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一个命令；他们也真的做到了。

不过随后奈加便远赴地球，决定将火星的革命就此打住。他离开后，在宪政大会期间，自由火星已经由一种运动变成一个组织。那很好，很多事情都是这么演变的，将他们的独立制度化。没有人能对此提出怨言，或追念美好的往日时光，否则将只是对一个英勇时代怀抱着思古之幽情，而那个时代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英勇——或是说，除了英勇之外，也要被镇压，处处受限，受拘束，而且危机四伏。不，奈加不想怀旧——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过往，而在目前，不在于抗拒而在于表达。不——他不想让生活变成像往日一般。他很欣慰他们能（至少局部地）掌控他们的命运。那不是问题。他对自由火星的成员日益增加也不会觉得困扰。这个党似乎即将成为压倒性的多数党，行政议会七名成员中有三名是他们的干部，其他政府公职也大都是他们的党员在担纲。如今，新移民中有相当多人入党——旧移民也有——以及在革命前支持其他政党的火星新生代——还有，许多原本支持联合国临时政府的人如今也都见风转舵，加入这新崛起的势力。这些成员的加入，使它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在一个新社会经济制度成立之初，这种庞大的政治势力当然有其优点。人多势众好办事。

不过奈加不确定他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有一天他沿着城墙走，看着帐幕外，发现有一群人站在城西悬崖边的发射架上。火星上有许多不同的单人飞行器：滑翔机，及超轻航机，都是由弹弓式的发射架弹射出去，然后随着在晨间形成的暖气流往上升；还有更小的滑翔翼；以及许多新型的单人飞机，看来像是小型滑翔机附着在小型软式飞船的内侧。这些飞行器都只比飞行员大一些。显然它们都是由超轻型的原料做成的；有些是透明的，几乎看不见，所以有一次看来好像有些人以俯姿或坐姿在天上飘来飘去。其他的飞行器则涂上漆，在几公里远处就可以看到，像是天空中有绿色或蓝色的笔在画来画去。短小的机翼上加装了小型超轻喷射推进器，所以驾驶员可以控制方向及高度；以此而言它们很像是飞机，不过它们在机顶上还加装了软式飞船，以求更安全，用途也更广泛；这些驾驶员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

降落，而且看来不可能俯冲——换句话说，不会坠机。

滑翔翼则与以前一样危险。这些玩家都是最强悍的飞行高手，奈加可以看得出来——寻找刺激的人，他们由悬崖边激动地高声大叫着冲下来——毕竟，他们是由悬崖跳下来，无论他们穿戴着什么样的飞行装备，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身体往下坠。怪不得他们的叫声这么惨烈！

奈加受到这幅景象的吸引，于是搭地下铁前往那发射架。这些人，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当然，有人认出他来，他们与他握手；然后他接受他们的邀请，登上发射架看个清楚。滑翔翼的玩家主动表示愿意教他飞，不过他笑着说还是先从加了软式飞艇的滑翔机学起。发射架上有一部双人座的滑翔机，比其他的大一些，一个名叫莫妮卡的妇女邀请他上机，将油料加满，然后两人并肩而坐；接着他们被吊上发射桅柱，再投射入下午的强风中，在城市上空盘旋，这时城市看来像个绿意盎然的小帐幕，座落于塔尔西斯地区如星罗棋布的峡谷间最西南侧的边缘。

在诺克特斯拉比林斯特区上空翱翔！狂风吹过软式飞船紧绷的透明材料，他们随风激烈地上下起伏，同时也像是失去控制般地水平盘旋；直到这时莫妮卡才笑着开始操作她面前的仪器，不久他们便往南飞越如迷宫的峡谷，各峡谷错综复杂地成 X 型相互交错。然后飞越康普顿，及伊里连门的残破大地，此处也形成了水手峡谷冰河的上游。

“这种飞行器的喷射推进器马力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强，”莫妮卡透过耳机跟他说，“你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维持时速两百五十公里，不过你当然不会想做这种尝试。喷射推进器也用来抵销上头加挂的那具软式飞船的浮力，让我们可以降落。来，试试看。那是左边的节流阀，那是右边，这个是平衡器。这种推进器很容易操作，平衡器才需要多加练习。”

奈加面前有完全一样的第二套仪器。他将手摆在节流阀上，用力推。软式飞船往右偏，然后往左。“哇！”

“这是自动操作系统，所以如果你要求它做危险动作，它会置之不理。”

“要学多久才能学会？”

“你这不就已经学会了吗？”她笑着说。“开个玩笑。大约需要一百个小时。要视你所谓的学会是到何种程度而定。飞行时数在一百小时至一千小时之间最危险，一般人在这期间已经不再胆颤心惊了，可是技巧又尚未真的炉火纯青，所以最容易出状况。不过大都是滑翔翼才会出问题。这种飞行器，虚拟实境的模拟器与实际飞行几乎完全一样，所以操作模拟器也可以加在你的飞行时数内，在你真正升空时，虽然尚未达到法定的飞行时数，仍可操作自如。”

“有意思！”

确实有意思。诺克特斯拉比林斯特区相互交错的峡谷在他们底下，看来就真的像个大型的迷宫；他们会随着风势忽然上下晃动；风声呼啸而过……“感觉好像变成鸟了！”

“一点没错。”

他隐约看得出来这安全无虞，也开心不已。

后来他花了些时间在城内操作飞行模拟器，然后每星期数次与莫妮卡或她的友人相约，到悬崖边绿学习新课程。这种飞行并不复杂，不久他就觉得可以试着自己单飞了。他们劝他不要急于求成，他也接受他们的劝告。飞行模拟器感觉起来很像真的在飞；如果你在操作时故意弄险，座位会马上倾斜，然后弹出去。他不只一次听同好们谈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驾驶超轻航机飞行，在盘旋下降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使可以自动操作的模拟器与机身脱离，结果失控后撞破了帐幕的玻璃墙，几名围观者受伤，驾驶者手臂也摔断了。

奈加避免犯下这种错误，及其他的错误。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在市政厅参加自由火星的会议，每天下午则去飞行。过了一阵子，他发现自己很怕参加早上的开会；他只想上天遨游。无论他们怎么说，自由火星都不是他创立的。无论这几年来他做了些什么事，都不是政治，不像这种事。或许难免有政治成份在内，不过他大致上还是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与住在地下及表层城市里的人聊他们的生活，而且仍能拥有若干自由，若干乐趣。好吧，就算以前所做的事也是政治，每件事都是；不过他似

乎不是真的对政治有兴趣。或许是政府令他丧失兴趣。

当然，若由贾姬及她的部属来主导，那就更索然无味了。那是截然不同的政治。他从回来的第一刻便已看出来，贾姬身旁的核心成员并不欢迎他由地球回来。他离开将近一个火星年，这期间已经新人辈出，藉革命壮大声势。对他们而言，奈加是贾姬掌控党政的一大威胁，也会危及他们对贾姬的影响力。他们不动声色但立场坚定地排斥他。不。有一阵子他曾是新生代的领袖，在火星土生土长的族群都唯他马首是瞻——广子与土狼的儿子，父母都是神话似的传奇人物——想与他作对很难。然而事过境迁。如今贾姬大权在握；而且她本身也有神话似的父母，她是约翰·布恩的后裔，他们创立采掘，以及（部分）支持多萨伯雷夫亚的米诺祭典，这些光环她都是与有荣焉。

更不用提他对他的影响力，及他们之间的激情。不过她的顾问无法理解这一点，或是根本没察觉到这一点。对他们而言，他是个威胁，而且绝未因在地球大病一场而不再构成威胁。对他们的本土女王而言永远是个威胁。

他就这么在市政厅中参与上午的会议，设法不去理会他们的排挤，设法将注意力集中在火星各地所发生的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土地所衍生的问题或争执。许多帐幕城市想在空气压力可以适应时将帐幕拆除，他们几乎都不愿让全球环保法庭过问此事。有些地区则因太过干燥，水资源成为重要议题，他们要求供应水资源的申请不断涌入，如果将北半球的海水引至干旱的南半球各城市，北海的水位可能会下降一千米。这些问题及数千种问题考验了宪法在地方与中央间取得平衡的能力；这些争论将永无止尽。

奈加虽然基本上对这些争议都兴趣索然，可是与其和开罗的党员勾心斗角，他还宁可参与这些争论。他由地球回来时在新政府或原来政党内都没有任何一官半职，他这一阵子只看到有两方人马为了如何安排他的职务在较劲——一方要让他担任位卑权低的职位，而他的支持者（或是贾姬的对手）则想拱他出来掌握实权以制衡贾姬。有些朋友劝他暂时按兵不动，待下届国会议员改选时再出马角逐，有些人则建议他进军行